

郭兆甄 苏方学 著

日魄

suitable compound and
and thus be detected.

and thus be detected.

prepared to form some
will break the bond

It is known that the presence of the neutrino cannot be detected by its own ionization effect. It appears that the only hope of getting evidence of its existence is by measuring the recoil energy or momentum of the radioactive atom. Crane and Halpern¹ have, by measuring the momentum and energy of the recoiling atom, obtained evidence pointing toward the existence of the neutrino. In this paper, owing to the smallness of the ionization effect of the neutrino, we consider a different method of detecting it.

When a β^+ -radioactive nucleus emits a positron, the recoil energy and momentum of the nucleus is affected by the extra-nuclear electrons. It is not so simple to find the mass and energy of the nucleus alone. The recoil energy and momentum of the resulting atom *alone*. The energy of the emitted β -rays are not continuous. The β -rays are emitted with K capture in two different ways. In one, the nucleus emits a positron, the recoil energy of the nucleus is shared by the emitted neutrino, the energy can be relatively simple to find. In the other, the nucleus emits a positron and a neutrino. The recoil energy and momentum of the nucleus is shared by the emitted neutrino and the amount for all atoms, since the mass of the nucleus is the same. For example, Be^7 which decays in 43 days



first process is relatively small compared with the second process. The recoil energy of the first process is, by assuming the mass of neutrino to be zero, about 77 eV while that of the second process is about one-third of that amount. This recoil energy would have to be detected and measured in some way, and a correction would have to be made for the disturbances due to the γ -rays and the soft X-rays (originating from the replacement of the K electrons by outer electrons). The recoil energy of certain K -capture atoms, particularly those having isomeric properties so that the K capture is followed by an α -decay may also be possibly detected by chemical means. In this case, if the radioactive substance is prepared to form some suitable compound of non-polar type, the recoil energy of the resulting atom will break the bond and thus be detected.

中国国防科技科学家文学传记

丛书

日魄

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

海外归国科学家的故事

每个民族
都有自己的英雄
每个英雄
都有自己的故事
中国科学家的故事
是泪撰写的歌
是血刻出的诗
是生命塑造的童话
是苦难酿就的传记
一支歌
便是一行忧患的泪
一首诗
便是一滴爱国的血
一个童话
便是对未来美好的承诺
一部传记
便是对人生真诚的诉说

编者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隗: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郭兆甄,苏方学著. -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0
ISBN 7-5065-3962-4

I. 日… II. ①郭…②苏… III. 王淦昌-生平事
迹 IV. K826.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7796 号

日 隗

郭兆甄 苏方学 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100035)

北京国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375

字数:250 千字 印数:5000 册

定价:18.80 元

作者简介

郭兆甄，1941年12月生。湖北武汉市人。1962年湖北艺术学院毕业后即参军。1983年转业。主要从事诗、词、剧本及文艺评论写作。歌曲作品

曾八次获中央及省部级奖励。有歌剧作品《在毛主席身边》、《玛丽娜一世》等。退休前系中央歌剧芭蕾舞剧院编剧。



苏方学，1938年10月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个村寨。1963年湖北艺术学院毕业后即参军。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政治

部创作员、一级作家。主要作品有：电影剧本《幽谷恋歌》、《魔眼》、《冰美人》，诗集《西沙哨兵》，中篇小说集《魅力》，长篇小说《原子弹四部曲》，中篇小说《雪线下的烈焰》和报告文学《大海的报告》分获《解放军文艺》优秀文学奖及《昆仑》征文优秀作品奖。报告文学《祖国的翅膀》获全国少数民族第二届创作奖。

责任编辑：李鸣生 特邀编辑：伍献军

封面设计：符晓笛 内文版式：李鸣生

目 录

第一章 王淦昌和他的时代 [1]

晴天里爆出一个辉煌的名字
在铸造铁琴铜剑的地方
亲情至爱中长大成人
铜剑是怎样炼铸的
考场外面的世风

第二章 清华园的晨星 [34]

α 粒子炮轰鸣的时代
从化学元素周期表到贝努利原理
血染的 3 月 18 日
《校歌》回荡在清华园
维护康普顿效应的天才学者
吴有训“作坊”里的高徒
一份优秀的实验报告
铁琴的神韵和铜剑的锋芒

第三章 跋涉在欧洲大陆上 [65]

雅克布尔赫尖塔遐想
翻越威廉皇家宅院的围墙
达列姆的遗憾
初探中微子的奥秘
在欧洲,黑云,白雪

	登上卢瑟福光辉的陆岸	
	回归祖国的蓝色航线	
第四章	辛勤的园丁	[104]
	山东大学风云录	
	受欢迎的“Baby Professor”	
	刀茅巷记事	
	在尼尔斯·玻尔来访的两天中	
	妻子的无私奉献	
第五章	流亡的岁月	[121]
	云雾包藏不住山的宁静	
	苦难中,小船伊呀伊呀呻吟	
	一线银水贯串的珍珠	
	泪雨浇湿了8月3日	
	从险境里拯救年轻的生命	
	茅草盖起的大学	
	宜山记住,那118枚炸弹……	
第六章	追寻物理美人的芳踪	[145]
	遵义城的灯光	
	把心点燃了,就是太阳	
	中华天才的星群闪耀时	
	湄潭的叹息	
第七章	战魔阴影消散时	[177]
	在贵州的最后一堂课	
	喜气洋洋的东归路	
	不惑之年再度出海	
	伯克利,一双黑眼睛注视着	
第八章	新中国的曙光	[193]

五月的黎明,沉思着
东皇城根的记忆
把宇宙放在掌心上
点亮农民心上的灯
在中美大较量的战场上
原子时代的脚步声

第九章 日 魄 [229]

杜布纳的瑞光
罗布泊的震波
珠峰上的冰冠

第十章 开创和平利用核能的新纪元 [284]

伟大而富有意义的转折
重整旧部迈上新征途
呕心沥血,建设核电
春潮荡漾中南海
在核能领域里四海纵横

第十一章 为解决人类能源探索新
的途径 [300]

创出激光聚变的“中国牌”
高瞻远瞩的“863计划”

第十二章 鲜红的党旗在夕阳中飘动 [309]

附 录 王淦昌先生年谱 [316]

第一章 王淦昌和他的时代

晴天里爆出一个辉煌的名字

1964年10月16日下午，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把一张蓝色卡片呈交给约翰逊总统，这位因肯尼迪被枪杀而自然递补最高权力宝座的总统一瞥卡片上的内容摘要，脸上即掠过惊惶的神色。

“中国在两个小时前爆炸了她的第一颗原子弹。”腊斯克的报告像带来那枚核弹的震波，约翰逊总统的耳鼓轰然作响。他甚至感到座下的白宫微微震颤。腊斯克的话仍在敲击他的耳膜：“地震局测出的当量在15万吨级左右……”

约翰逊总统的手微微颤抖。他已不能像前几任总统那样用核爆炸为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制造音响效果了。美国的核威慑力量开始从这位倒霉的总统身上渐渐失效。他看着那张卡片，嗫嚅道：“比美国科学家的预言提前五年，比苏联总统赫鲁晓夫讲的早十多年哪……”

“赫鲁晓夫已经倒台了。”腊斯克提醒他。

上帝给了中国什么法宝？中国人竟然不怕美国前几任总统要用原子武器攻击他们国家的威胁。现在，那种威胁像撞在喜马拉雅山的崖壁上，反弹出回波，拍响了白宫之墙，就像搥了他一记耳光。

“我们再不能等闲视之了……”

约翰逊总统懵了半天，终于悟到这一天改变了世界的态势。无论如何，贫穷的中国能如此迅速地掌握强大的核武器，足以显示其强

大的生命力了。

那个于 1957 年死于肝癌的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曾预言：赤色中国不过是很快就会消逝的暂时现象。

“现在呢，现在的中国……”约翰逊想着。

中国的核火，点燃一片明丽的朝霞。

杜勒斯的预言破灭了。

与此同时，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地震监测仪都已测到中国的震波。而且，都断定其震源是中国西北部的罗布泊。

罗布泊震撼全世界。全世界都在猜测中国人——

在火药的故乡，谁造出上帝都怕触摸的核火？谁是创造当代中国这一伟大奇迹的科学群体的灵魂人物？世界物理学界自然想到他——王淦昌教授。

王淦昌是什么样的中国人？

西方有个海盗曾在上个世纪教他的同行说，中国人都留长辫子，你只要揪住那根辫子，就能把他掀翻在地，任意踢他。中国女人呢，都缠足裹脚，跑不得，你可以随意地在大街上追逐戏弄她们。直到本世纪传媒上了信息高速公路，一些未到过中国的西方人，还像那个海盗一样描述中国人的形象。

无论怎么说，这枚原子弹提醒世人，应该重新认识中国人了。

美籍华人、物理学家冯平观在 20 年后著文回忆当年外国的反应：“原子弹爆炸突然打破了罗布泊的沉默。淦昌师大名出现在西方报章上，被认为是中国的奥本海默，是原子计划的总领导人。《纽约时报》上还刊出了他的长篇传略，说他以前在杜布纳做过粒子物理研究，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并任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副所长，回国后从事原子弹研究工作，不久就成功了，云云。西方人按他们自己的经验，认为要知此事底细，就得找出个奥本海默来。找到了就心满意足，于是就一知半解地不再研究了。”

他们不明白，了解了他，就如同了解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英雄史

诗,就能更深入地了解新中国。

这是几张历史卡片。

1983年,国际科学史学会主席、美国研究核物理学史的著名科学史学家希伯特先生,在访华时得知50年前发生在德国达列姆小镇的令人遗憾的故事后,万分惊讶,即建议王淦昌教授一定要把有关中子发现的回忆写出来。希伯特说:“因为目前世界上已没有第二个人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

那段令人遗憾的历史是,王淦昌的导师迈特内教授未应允他用另一种实验手段重复玻特的实验,致使发现中子的领先成果与这对师生失之交臂。

中子,正是打开核能的金钥匙。

倘若当时的中国能为他提供足够的科研条件,倘若能提供那种条件的新中国早一二十年成立呢,中国的王淦昌会不会比美国的奥本海默们早几年进行原子弹研制?

但在旧社会,中国没有那些条件。

国民党的蒋总裁甚至为茅台酒和汾酒争先后论高低的问题气恼地骂:“娘个希匹!争什么,酒好喝就行。”

这位蒋总裁被日本鬼子撵上峨嵋山时,中国人民还只能用落后的武器对付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大炮。中国的科学家还在流亡途中搬迁课桌和仪器箱。敌机仍像死神一般追踪着流亡大学的师生们,追到广西宜山后,向王淦昌及其爱徒的所在地一次投下118枚炸弹和燃烧弹。

就在那时,王淦昌教授得知他的德国导师迈特内和哈恩发现中子能引起链式反应,便不顾日机轰炸的危险,立即跑到龙江对岸的木棉村去开仪器箱,试图做中子轰击镭酸镉引起爆炸的实验,却又因日寇逼近宜山而再次搬迁。进入贵州遵义的湄潭小山镇,美好的希望几乎被战争的烟云淹没。他遗憾地对一位学生说,我们没有实验条件,只能做搭桥工作。

他如此搭起中国近代物理的长桥——

第一个为抗日战争讲授“军事物理”。

第一个在中国讲授原子核物理，叩响原子核物理神秘的大门。

第一个在 1945 年 8 月下旬，绘制原子弹构造图，向浙大的爱国师生阐述原子弹及其原理。

当时听课的学生，后来有不少人成为我国的第一代原子弹专家。

他，影响着中国几代物理学家。学生们无不称颂他是我国物理学界一大尊师。

然而，王淦昌并非神灵，作为中国人民的忠诚儿子，他也像普通人那样勤奋不息，即使历尽文革的劫难，他也未中止过科研工作。据说，他为了做一个实验回到核武器研究院去，发现实验室都挂着锁，甚感焦急，当即去寻找他的高徒邓稼先教授。

当时，邓稼先正和金属物理学家陈能宽教授在大饭堂用午餐。见王淦昌到来，他们立即停筷起立，毕恭毕敬地问：“老师有何吩咐？”

老教授微露愠色，问道：“实验室为何无人工作？”

“老师，今天是星期日。”邓教授擦一擦汗，向他说明原因，“我让大家休假了。”

“那么，你帮我请他们回到实验室去吧。”王老教授缓颜了些。

邓稼先却犯难了：“可是……”

王老教授严厉地盯着邓稼先说：“科学家有假日？你们为何在攻关时期想不到要度一个假日？不，科学家没有礼拜天，只有星期日！”似乎才发现邓稼先额头冒汗，他轻叹一声，自语道：“现在更不能放松呀，我们的事业被耽搁了呀，要抓紧时间啊……”

此事惊动了那些休周末的科学家们。他们听说邓稼先挨王老批评，便不等他召唤，早回到实验室去了。

严师出高徒。学生们都知道，要想获得科学成就，就必须像他们的尊师，倾注毕生精力。邓稼先虽然在“两弹”的研制工作中立下了卓著的功勋，但却从不敢在老教授面前怠慢事业。他甚至忙得扣错

了衣扣，急匆匆地跑到研究室门外和老教授合影。历史便留下了这样一个画面：身材魁梧的邓稼先教授，衣摆高低不齐地肃立在王淦昌教授身旁……

先知先觉者为师。中国人向来有尊师的美德。李政道教授虽然只在流亡中的浙江大学物理系就读一年多时间，但他在国外功成名就之际，仍不忘王老教授的滴水之恩。为此，他在王淦昌教授 80 大寿华诞前夕，写了一篇祝寿的科学论文，并在序言里回忆教授对他的影响后，继续写到：

“王淦昌教授对核物理学和粒子物理学有几项重大贡献。包括 Σ ——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他一直受到世界科学界的高度尊重。在中国物理学的发展上，以及对几代物理学家的教育培养上，他所起的作用已是不争的史实。”

历史，用她的积恨和夙愿孕育着中国的现代科学。宛若中国大地上空的乌云，她在凝聚泪雨的同时，也在准备着天才闪现的雷电。

那么，谁是中国的原子弹之父呢？笔者很难满足外国友人的好奇心，也难解释海内同胞的渴念。我们也难将王淦昌教授在中国的贡献和罗伯特·奥本海默相比。因为后者只是发挥了个人的领导天才，而前者则是培养出几代天才的领导，并以其崇高的美德影响几代学者的德行。

但是，人的美德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由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养成的。这位受到世界科学界高度尊重的科学家的性格——他的崇高形象，大都由祖国的苦难铸炼与陶冶而成。

在铸造铁琴铜剑的地方

王淦昌的故乡江苏常熟县，有个谜一样的故事。

谁曾在阳澄湖畔的虞山中铸造一把铁琴，用以弹奏一支古老的山谣，教后人不忘民族优美的习风？又是谁在虞山岩洞里冶铸那把铜剑，用以镇妖斩魔，教后人牢记宏扬民族驱恶祛邪的武器，执剑壮我大好河山？

那铸造铁琴铜剑之处，为何成为名扬四海的学馆，成为藏书的铁琴铜剑阁呢？听说，这个藏书阁藏有数以万计的古籍珍本，而且，能献给图书馆 2600 册明清孤本珍本。足见其库存之丰盈。

据说，古代名著《孽海棠》出于虞山。

虞山因何得名？

外地人去常熟县城，大概都要带着上述的问题去虞山寻幽访古吧。毕竟，这座位于阳澄湖畔的县城，是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呵。

考古学家说，周王朝有个皇亲国戚，在乘舟车云游四方途中，受其先祖神谕，便择一仙境传播中原文化，那仙境，便是此地。他姓虞，仙居之山，因此得名虞山。

是他崇文，才铸铁琴？

是他尚武，才造铜剑？

是为了将文治武功熔为一炉，才造就藏书存经的铁琴铜剑阁？

无论怎么说，具有华夏民族日魄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教授，出生于江苏常熟县近郊的枫塘湾。这一地区，就是铸造铁琴铜剑的地方。你因此也许能从原子弹、氢弹爆炸的光闪与声响中，听到铁琴的弦音，看到铜剑的锋芒。你会联想到，这位物理大师的魂魄，是铁琴铜剑文化孕育而成的。那么，他就是这一特殊的吴越文化孕育出来的科学巨星吧。

在王淦昌教授的记忆中，他的出生地是个典型的江南水乡小村庄。楼房是一色的白墙青瓦，每个宅院都点缀着几丛幽篁，都栽有几簇夜来香或珍珠梅之类的花树，而且都建于小河沿岸。门前屋后，都有个麻石砌起的小码头。码头的锚桩，常系一叶小舟。父亲王以仁，是个闻名于水乡的好中医。无论风天雨天，还是深更半夜，凡有人来

求医，父亲都是有求必应，立即解缆上船，由邻居姓龚的一个大哥撑篙划船去治病救人。所以，在他的视野里，总是浮现一艘乌蓬船，行驶于雨烟中，飘移在稻田上。那伊呀伊呀的摇橹声，长留在他的梦境里。

这是他三四岁时的印记。那朦胧的印记里，惟有移动的乌蓬船的影子，惟有那在雨烟中传来的伊呀伊呀的橹声。父亲的音容笑貌却是模糊的，比在雨烟雾霭中的树影还朦胧。而那乌蓬船的影子，那有节律的橹声和桨声，因由大哥王舜昌继承父业行医，才加深他的印象。

父亲呢，在他未满四岁那一年，积劳成疾，病逝了。他记不起父亲是什么模样。老人的形象只留在一幅画像里，老人的亡灵留在宗祠的灵牌上，惟有医德传下来，载于乌蓬船，在水路中划响王家济世救人的德行。

水乡人，大概都靠一叶扁舟起家 and 发家吧。王家的这艘乌蓬船，既能载德行医，也能为王家载来百亩良田、一座大宅院的财富。王家儿孙不忘祖训，进而扩建、增设一宗祠，名王氏义庄。常与族人在义庄议事，一年一度举行赈济贫困人家的聚会。

王老先生病逝后，长子舜昌继承父亲医业，依然以乌蓬船载德行医，扩充家业，把住房增建到镇里，县城里，甚至行医到大上海，王家的医德，名声远扬江湖城乡。

然而，王淦昌对父亲的认识，还是那艘系于家门小码头旁的乌蓬船，也只能从大哥行舟出诊的活动中，想像父亲生前的业绩与功德。那行驶于雨烟中的小船，似乎就是父亲活着的身影。

父亲留给他的第二个印象，是王氏义庄。那儿有祖宗的牌位，也有父亲的灵牌。父亲去世后，母亲王门宗氏照样在义庄举办一年一度的济困救贫的族人集会。他懂事后，每每参加这样的集会，就感觉到父亲的存在。

其实，王家几兄弟姐妹的存在，也证明父亲延续的生命仍在活动

着。单说名字,不仅见得父亲活着的理念,也能见到铁琴铜剑文化活在王家宅院里。祖父原想要父亲走仕途,当个好官,是故赐名王以仁,希望他在官位上施仁政,以仁义创立德政。但父亲偏爱行医,做起乡间郎中来,还兼做中草药生意,开设药堂,以便行医。父亲认为,从医者,应以爱护人命为本。故,心地要善良,要仁厚。做人,也要做仁人君子。基于这个理念,他视入赘王门的女婿为长子,冠以王姓,赐名舜昌。要舜昌学舜帝的美德,说,重仁义者,昌。大哥舜昌遵父之嘱,不仅精于医术,更是注重修养德行,医术医德都高,深受近亲远朋赞赏。二哥钱昌,虽是养子,父亲也视为己出,赐名钱。其名也出于较深的文化内涵。钱者,附耳在外之鼎也。一说出于《尔雅·释器》,曰:“鼎绝大,谓之鬲;环龠上,谓之翥;附耳外,谓之钱。”

一说出于《史记·楚世家》,“居三代之传器,吞三翻六殿。”也称九鼎。王老先生以“三代之传器”名这养子为钱昌,是视他如九鼎的,足见老先生极为看重次子。人们只不知,王老先生何故给己出的三子赐名淦昌。淦,水名,指江西的淦水。那条流碧淌玉的长河,并非源于江苏。何故赐贵子名淦呢?私塾先生猜想,许因王以仁先生老年得贵子,视为五行之首,金最贵,又盼贵子如金龙,龙赖水昌,所以,叫他淦昌。何况,一个淦字,占了五行的两行,一为大,三呈祥,而金与水不仅能相容,水还能深藏贵重的金于水底,就多出珍重之意了。

无论人们如何解释,从这三兄弟的名字上考究王家三代的文化品位,不难看出那铁琴铜剑文化的精髓。在仁德上,到得淦字,便很有江南水乡的文化特色了。

传说,王以仁先生但凡偷得闲假,都劳腿脚去铁琴铜剑阁饱览古籍一番,三个男儿的名字,无疑都出自那个知识宝库里。王老先生医术之高,医德之重,也是来自铁琴铜剑优良的文化渊源。也正因如此,才有他载德行医的乌蓬船,才有他济困扶贫的义庄。

那把铁琴,仿佛变成乌蓬船了,船帆鼓涨道德的清风,在青天绿野之间移动,移动。桨划着碧流,橹摇着银浪,年复一年,把福音带到

一个又一个小码头。小船每每抛出医德的缆绳，都被乡亲们双手接去，系上他们心地的锚桩。那叶扁舟，便也泊岸在王淦昌记忆的良港里。

亲情至爱中长大成人

枫塘湾附近的小村里，有个年轻美貌的闺秀，她时常深居闺阁，临窗伴随横窗的竹叶梅枝，或刺绣，或习书学画，也会到屋后的自家小码头去捣衣浣纱。她爱穿紫斜襟上衣黑纱长裙，腰系兰底白花围裙，戴同样花色的头帕，全副江南村姑典型的装扮，朴素而典雅。她接继王老先生的内室后，依然如此操劳，如此贤慧善美。虽然小于王老先生 20 多岁，却有成熟的美德，仁厚待人，理家精细，处世异常端庄，保持着大家风范。

她姓宗，芳名秀宝。进到王家，便以王门宗氏记在王姓家谱上。老先生虽爱上门长子舜昌，舜昌的才德也深受老先生赞赏。但他总以为无后是大不孝，还是在前妻歿后多年，决定续弦，纳宗秀宝入室，热盼贵子。左盼右盼，总难盼得贵子来，便抱养一子，是为老二，名钺昌。老夫少妻也视为亲生，爱不释手，宗秀宝大概愧于不能为王家生子，更为宠爱钺昌。说来真巧，这钺昌，似乎领受天意，是引弟而来的，只来年把，王家久盼的亲生骨肉，终于在王老先生年届花甲时光临这个世界。生日是 1907 年旧历 4 月 17 日。这贵子出世一声啼哭，引得声声鸡鸣，叫得晨光喷红东方长空，叫得旭日喜气洋洋东升，爆竹接着响了。王以仁先生老年得贵子，万分欣喜，抱起婴儿，笑呵呵举过头，对天叫：“淦昌淦昌，你姆妈为王家立了一大功德呵！你是老天给王家送来金贵的孩儿呵！”父亲笑，母亲笑，哥哥姐姐笑，族人笑，同村的王姓人家都笑。都说，老天有眼，王家有德，香炉的烟火无断代之虞了。

人们只不知，王老先生缘何叫他淦昌，问老先生，先生笑而不答，

只在满月喜庆酒宴上，抱着贵子巡席劝酒，一方面听客人对贵子的赞赏，一方面请大家尽兴，喝，多喝。宴会主厅设在王家义庄，但整个宅院都摆满酒席，满院弥漫着酒香花香，使得人人面上的喜气，都香醇了。

1907年6月，正是碧荷满塘，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时候，笑露玉齿的茉莉，放出馨香。王老先生依然带着长子行医，一叶小舟，穿行在水乡泽国的村寨人家，先生一旦驶船回村，踏上码头即唤着淦昌进宅院去，宗氏听闻，连声哎哎，亲昵地应着，抱小儿子迎出。先生忙抱着小儿子亲，亲罢看，看得兴起，举儿过头，欢笑道：“好呵，好！”

老夫少妻如此恩恩爱爱，欢欢喜喜，一起看着这迟来的小儿子长到3岁多，六旬有加的先生突然病倒，来不及留下什么话，只望着贤妻幼子，竖个指头，大概是，望儿子们都做仁人君子吧。别人难领会，宗氏却是明白于心的。

先生去世时，宗氏才36岁。由于她知书达理，举止端庄，待人处事都很贤慧仁厚，深受家人和族人敬重。她仍像往常一样料理家务，精心培育钺昌和淦昌。时不时带那小兄弟俩到夫君灵位前诉说他俩的情况，以告慰夫君的亡灵。

然而，钺昌顽性难改，爱玩耍，常玩出是是非非，得罪不少外姓人家，每天都有人登门向宗氏告状。宗氏怒其不争，少不了鞭教。钺昌挨鞭儿，边叫喊边笑，说不疼不疼。其实，腓上的鞭痕都发紫了。宗氏见次子仍不思悔改，常默立夫君亡灵牌位前，暗自垂泪，自斥教子无方。有时，她在饭桌上忧虑地问次子：“钺昌呵，你这样玩下去，将来怎么办呢？”那顽童嘻嘻笑道：“姆妈您别犯愁呀，儿会摸鱼捞虾，能养姆妈；儿还会斗殴打架，能保护姆妈，也能保护小弟。”说得家人喷饭。

大哥舜昌却气得瞪眼，击篋嗔他：“混帐话，少小不学好，是对父母之大不孝，还不快跪下向姆妈认错！”

钺昌慑于大哥的严威，忙跪对姆妈叩头，一边说，儿不敢顽皮了，